

# 论宋代咏梅词的创作范式

● 马 宁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宋代是咏梅文学繁荣的时代,尤以南宋为盛,因为咏梅有其深远的历史和浓厚的现实文化背景,宋人在创作咏梅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特点等方面。本文就对此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关键词:**宋代;咏梅词;创作范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9)03-0338-03

宋代是咏梅文学繁荣的时代,尤以南宋为盛,咏梅词作数量繁多,争奇斗巧,各具特色,名篇佳句,数不胜数。因为咏梅有其深远的历史和浓厚的现实文化背景,宋人在创作咏梅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王兆鹏先生在《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这篇文章中提出:“这里所谓‘范式’,是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的一种审美规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的特征,也包括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及其把握‘表现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方式’。”<sup>[1]</sup>这是对“范式”的科学解释,下面就据此对宋代咏梅词的创作范式加以探讨和总结。

宋人对词体及词的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咏物词作渐具规模,成为宋词中最具艺术魅力和审美特质的创作类型。其中咏梅词也由此前简单地对梅花的自然形态的精细刻画趋向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思想内容方面

### 1. 单纯的咏梅之作,抒爱梅之深情

在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文人的地位逐步提高,文化品味随之提升,梅花以其清逸脱俗之姿,幽香清绝之性,深得宋人喜爱。加之宋代梅花品种繁多,分布地区广,文人志士爱梅、赏梅、赋梅者不断涌现,纷纷借助于词这一文学形式表达爱梅之情。于是在继承咏梅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把对梅花的喜爱展现得淋漓尽致。李之仪的《蝶恋花》堪称爱梅之典范。

为爱梅花如粉面。天与工夫,不似人间见。几度拈来亲比看。工夫却是花枝浅。

觅得归来临几砚。终日相看,默默情无限。更不嗅时须百遍。分明销得人肠断。

在词人看来,梅花如粉般的容姿,实属人间罕见,这好像是上天给予的造化,然而梅花拥有的国色天香的风韵又是亲眼所能见到的。词人爱梅之深无以言表,就折几枝梅花回来放在自己几案的墨

砚旁,每天都情不自禁的欣赏美丽的花朵,静静地享受其沁人心脾的清香,虽说嗅过了也不够,要嗅它上百遍才过瘾。“分明销得人肠断”,看来,梅花着实令词人魂牵梦萦了,对梅花的喜爱,对梅花的款款深情,跃然纸上。宋代词人爱梅,所以观梅、赏梅时便把梅花的冰肌玉骨看的透彻,如晁补之的《盐角儿·亳社观梅》: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

梅花开时的容貌,谢时的风姿,都犹如雪花般晶莹剔透,洒脱怡人,真乃花中的绝色佳品,它那醉人的清香不是从花蕊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花萼散发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具有穿透力的香,突出描写了梅花的香彻透骨的特点。“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山桃花衬托梅花非凡的神韵。梅花非但独占了小溪的轻风和明月,还将那鲜艳无比的红红的山桃花羞怯惭愧得减损了几分颜色,可见梅花的气质和神韵的超凡脱俗。“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纵然枝叶花影稀疏,清香淡淡,最终还是别有一番媚俗之花所不能与之媲美的超凡情致。

从彭元逊的《疏影·寻梅不见》更能看出爱梅心切:

江空不渡,恨蘼芜杜若,零落无数。远道荒寒,婉婉流年,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

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赋。事阔心违,交淡媒劳,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余醒寐,遗佩环、浮沉澧浦。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与。

上片写江天空阔,词人看不见梅花清影,于是不惜路远天冷,苦苦追寻她美好柔婉的芳容,可是经过多少风烟雨雪,昏幕阴晴,却无

\* 收稿日期:2009-03-19

作者简介:马宁(1982-),女,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法找到梅花的情影。下片以笛声起兴 表达了词人内心对梅花的仰慕、渴盼之情 从寻梅不见中可以看出词人失望之余的愁苦、怅惘及对梅花的用情之浓。

## 2 咏梅寄相思

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 也有折梅寄友人的风俗 宋人有特殊的梅花情结 梅花便成为谱成相思之曲不可缺少的音符 这一自然物象与词人的细腻的心灵产生共鸣,映现出生命的质感 因此宋代咏梅词中借梅寄相思的词作数量颇多,配上《梅花落》韵味悠长的旋律 梅与相思的联系演变成了一种既定的模式 在人们的思维中定格。以梅花寄托相思的词具体又分为多种样式 有些是折梅以赠友人、亲人的,有些是获友人之赠感念相思的,有些是望梅而相思亲人、情人的。总之,相思之情可触可感 情感浓厚热烈,可谓“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形成了宋代咏梅词寄托相思的独特范式。现举例如下:

越娥红泪泣朝云。越梅从此学妖颦。腊月初头,庾岭繁开后,特染妍华赠世人。

前溪昨夜深深雪,朱颜不掩天真。何时驿使西归,寄与相思客,一枝新。报道江南别样春。——晏殊《瑞鹧鸪·咏红梅》

芳心一点。瘴雾难侵尘不染。冷澹谁看。月转霜林怯夜寒。一枝孤静。梦破小窗曾记省。烛影参差。脉脉还如背立时。

——李光《减字木兰花》客赠梅花一枝,香气奇绝,为赋此词 年年江上见寒梅,几枝开。暗香来。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冷艳一枝折入手,断魂远,相思切,寄与谁。

怨极恨极嗅玉蕊。念此情,家万里。暮霞散绮楚天外,几片轻飞。为我多愁,特地点征衣。我已飘零君又老,正心碎,那堪闻,塞管吹。——王观《江城梅花吟》

## 3 梅格与人格的契合

(1)梅格的见证。宋代的咏梅词已经超越了前人仅仅是对梅花形态的描述,把欣赏的视角往深层次推进了,傲雪凌霜、高洁顽强、淡雅精神等词汇成了梅花的代名词 所以“一剪梅花 一见销魂”。我们来看郑域的《昭君怨》

道是花来春未,道是雪来香异。竹外一枝斜,野人家。

冷落竹篱茅舍,富贵玉堂琼榭。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这首词写了梅花不嫌弃贫贱 不追慕富贵的品格。通篇未提“梅”字,却以通俗如话的语言写出了梅花的品格。说它是花 春天还未到来,说它是雪,却幽香无比,栽在农村贫寒之家的梅花和栽在富贵之家的梅花一样开放。这就是梅花的志趣所在。梅花的品格还体现在萧泰来的词作《霜天晓角·梅》中:

千霜万雪,受尽寒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

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

梅花受尽浓厚的霜雪的折磨,仍保持着“瘦硬”的骨气。晓角之音 清冷悲壮 能不为之所动 更说明了梅的坚贞心志。孤高幽清的梅花 就是它的影子也别有风致 惟有清冷的月光是它的知音 它本来就没有争春的志趣,怎么会和海棠一起取悦于春呢?这就更显出梅的“清绝”、“瘦硬”、有骨气。此外 苏轼的《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西江月·咏梅》也都可以见证梅的品格。

(2)以梅明志 梅格和人格的契合。宋代咏梅词中把梅格和人格完美统一起来的是苏轼 他在咏梅词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志内涵和心理状态,因为他是“把儒家的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的融合,虽在困穷斥逐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 而最终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操守的成功人物。”<sup>[2]</sup>如《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

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咏梅词是作者被贬至惠州时所作“从字面上看,字字咏梅,但其中却寄托了很深的情感内涵。惠州在岭南,乃瘴疠之地,作者咏梅,特赞其不畏瘴雾的玉骨冰姿,赞赏其不同于凡花的高情远韵。梅花的这种品格,何尝不是苏轼自己虽屡遭挫折而无怨无悔的高洁人格的象征呢?”<sup>[3]</sup>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堪称此主题的代表作: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曾经称赞梅花“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面,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梅花也就倍受冷落了,本已寂寞愁苦不堪,更受到风雨的摧残。下阕写梅花品格的高洁与坚毅,梅花无意争春“一任群芳妒”,依然保持着本我的特质,即使梅花掉落了,化为泥土碾成灰尘,而它那骨子里的清香永远改变不了。这首词是词人以梅花自况,可谓亦花亦人,物我相融,托梅寄志。虽赞美梅花,实则流露出的是自我遭遇和精神品格。梅花高洁的本性正是词人的真实写照,表现了词人对周围恶浊的政治环境以及阿谀奉承之徒卑劣行径的蔑视,保持孤高风骨、纯洁品格的意志与决心。陈亮的《点绛唇·咏梅月》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向梅那样,永远保持高洁的品格。

## 4. 咏梅叹身世、思故国、尽忠报国

由于金兵入侵,北宋灭亡,战乱频仍,国破家亡,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南迁,文人志士带着刻骨铭心的痛咏梅抒发对故国的哀思,于是梅花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词人在咏梅词中寄托不尽的沧桑悲慨,抒发漂泊异乡的凄凉哀怨,表达幽独悲郁的亡国情怀,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南宋的咏梅词达到鼎盛。我们就以具体词作解读,试看黄庭坚的《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妬,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这首词上片表现了作者在看到梅花盛开时的喜悦心情。下片由梅花联想到梅花妆,并进而发出感慨:去国十年,两次被贬,这一次还是被编管宜州,所以早就“老尽少年心”,曲折地流露了作者对自己被贬的不满。细读周邦彦的《花犯·梅花》也可以看出,作者不露痕迹地把自己的身世融入咏梅之中,在写今年的对花、去年的胜赏、来日的想象中,隐含了自己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境遇。辛弃疾《念奴娇·题梅》(疏疏淡淡)也寄托了身世之感,流露了词人高洁的情怀和不被重用的末路英雄之悲。

寄托身世之叹,故国之思的作品,姜夔的赋梅词《暗香》《疏影》可作为代表。两首咏梅寄托遥深,都是借梅托意。《暗香》是慨叹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全词将咏梅、相思以及今昔盛衰之感融为一体抒发。《疏影》则扩展到了对国家兴亡的关切和感触上,超越了一己之情。

此类词作还有陆游《满江红》(疏蕊幽香)、王沂孙《法曲献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韵》、周密《法曲献仙音·吊雪香亭梅》、洪皓《江梅引·忆江梅》等。

还有一类咏梅表达的是热衷求仕,以期报效朝廷的,如赵长卿

《念奴娇·梅》(兰枯菊稿):“桃李舆台,冰霜宾客,月地还凄悄。暗香消尽,和羹心事谁表”。《探春令》(冰渐池面):“看绿阴结子,成功调鼎,有甚迟和晚”。咏梅与求仕之间,是通过“盐梅和羹”的典故来表达的。《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后来“盐梅和羹”多被引申为朝臣辅佐君王的意思。所以咏梅词里的这种热衷求仕,并非是非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与尽忠报国联系在一起的。

## 二、艺术表现方法

路成文先生说:“在咏物词创作中,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对咏物词的基本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4]</sup>宋代咏梅词能够如此繁盛,离不开作者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苦心经营,才使得梅花意象深入人心。其艺术表现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用典

宋人咏梅词中频繁运用典故,最常用到的是姑射仙人、寿阳妆、何逊爱梅、梅花落、折花相赠、和羹等耳熟能详的,还有引用前人咏梅事迹及其佳句来咏梅花的,主要是指有“梅妻鹤子”之称的林逋及其在《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例如姜夔的《疏影》连用五个典故,依次为赵师雄罗浮山遇梅花仙女、杜甫诗中“绝代佳人”、怀怨终生的王昭君、发明梅花妆的寿阳公主、汉武帝金屋藏娇,驾驭掌故自然得体,刻画出了梅花的风姿、品格、命运、遭遇,在空灵超妙的笔墨中注入了深沉的思理与情感。对用典的词作举例如下:

清浅溪流倒影,更黯淡、月色笼香。浑疑是、姑射冰姿,寿阳粉面初妆。  
——王安石《万年欢》(雅出群芳)

天意若教花似雪,客情宁恨鬓如秋。趁他何逊在扬州。

——周紫芝《浣溪沙》(欲醉江梅兴未休)

梦断香云耿耿,月淡梨花清影。长笛倚楼谁共听,调高成绝品。

——王庭珪《谒金门·梅》

狂歌醉客,小摘问东风,花谢后,子成时,趁得和羹否。

——李弥逊《蓦山溪·次李伯纪梅花韵》

长记行歌声断,犹堪恨,无情塞管频吹。寄远寄,折赠陇首相思。

——赵佶《声声慢·梅》

一朵江梅春带雪。玉软云娇,姑射肌肤洁。照影凌波微步怯。暗香浮动黄昏月。

——赵鼎《蝶恋花·和元彦修梅词》

### 2 比喻、拟人、对比修辞手法的运用

比喻、拟人、对比是宋代咏梅词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广泛运用,为此后的咏梅词的发展提供了创作经验和创作范式。例如“霞裙仙珮,姑射仙人风露态。蜂蝶休忙,不与春风一点看”。(张耒《减字木兰花》)以美丽的服饰比喻梅花的姿态。姑射仙人曾“吸风饮露”,故有此态,在这里以仙人风韵喻梅花。“不比寻常枝上雪,细叠轻绡,多谢天公快剪刀”。(姚述尧《减字木兰花·千叶梅》)词人用洁白而透明的绡形容千叶梅,可谓比喻贴切,形象生动。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中,用了很多描写人的心理的词语来形容梅花,如“寂寞”、“愁”、“苦”、“妒”等,拟人手法的运用把作者的审美对象和审美观念清晰地展现出来,将梅花高洁的品性融入人的性格特点,自己孤芳高洁的品质也就有了寄托。再如杨无咎的《柳梢青》:“嫩蕊商量,无穷幽思,如对新妆。粉面微红,檀唇羞启,忍笑含香。休将春色包藏,抵死地,教人断肠。莫待开残,却随明月,走上回廊。”写梅欲开如同刚画了新妆羞涩可人的女子,简直美到极致。

粉红的脸颊,忍笑含香的檀唇,形肖毕现。“却随明月,走上回廊”,一个“走”字更是活灵活现。

宋代咏梅词中的梅花形象及其品质是在于诸花的比较中呈现的,如“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再如“前村已遍倚南枝,群花犹未知”。

——欧阳修《阮郎归》(雪霜林际见依稀)

雅出群芳。占春前消息,腊后风光。

——王安石《万年欢》(雅出群芳)

江南残腊欲归时,有梅洪亚雪中枝。一夜前村,间破瑶英折,端的千花冷未知。

——晏殊《瑞鹧鸪·咏红梅》

重吟细阅。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别。

——吴感《折梅花》

### 3. 衬托的运用

梅花开花时多霜雪,以霜雪冷冽之气,晶莹之质衬托梅花的清灵高洁,如:

腊雪初销梅蕊绽。梅雪相和,喜鹊穿花转。雪霜林际见依稀。清香已暗期。

——欧阳修《阮郎归》(雪霜林际见依稀)

折向梅前君细看。便是江南,寄我人还远。手把此枝多少怨。小楼横笛吹肠断。

——舒亶《蝶恋花》(座间探题得梅)

此外,咏梅之作还常用《梅花落》的曲子作背景或情节,还有以月光下的梅花入题,写月下梅花的风姿,如李清照的《满庭芳》(小阁藏春):“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晁补之《行香子·梅》:“雪里清香,月下疏枝”。

## 三、审美特点

### 1. 审美视角

宋以前的咏梅之作,数量还不太多,主题也较狭窄。往往停留在对梅花的自然形态的精细刻画上。宋人咏梅,几乎涉及到了赏梅的各个方面。如踏雪寻梅,月下赏梅,瓶插梅花;水边梅,墙角梅,窗前梅;折梅,嗅梅,浴梅等等,咏梅的姿态从咏梅词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早梅、栽梅、赏梅、看梅、观梅、探梅、访梅、咏梅、寻梅、饯梅、评梅、催梅、惜梅、忆梅花、望梅花、梅花韵、灯下观梅等等。所以咏梅的花、色、香、枝、影以及残梅、落梅,可谓观察细腻,体物逼真。写花是“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苏轼《西江月·梅花》)、“梅好惟嫌淡伫,天教薄与胭脂”(王安石《西江月·红梅》)、“几点清雅容姿”(曾巩《赏南枝》)。写梅的颜色是“洗尽铅黄,素面初无一点妆”(周邦彦《丑奴儿·梅花》)、“蕊点檀黄,更看红唇间素装”(杨泽民《丑奴儿·梅花》)。写梅香是“如今江上见寒梅,幽香自清绝”(蔡襄《好事近》)、“残雪枝头君认取,自有清香旖旎”(蒲宗孟《望梅花》)。写梅枝是“寒梅点缀琼枝腻”(李清照《渔家傲》)、“削约寒枝香未透”(吴儆《浣溪沙·咏梅》)。写梅影如王质的《清平乐·梅影》:“从来清瘦,更被春僝僽。瘦得花身无可有。莫放隔帘风透。一枝相映孤灯。灯明不似花明。细看横斜影下,如闻溪水泠泠。”写梅影最常用的词汇就是“疏影”了。写残梅如吴则礼《一斛珠·又赏残梅》:“梅花褪雪,赏心莫使慵欢悦。大家且恁同攀折,余蕊残英,偏称淡笼月。”写落梅的词作有尤袤《瑞鹧鸪·咏落梅》、张孝祥《鹧鸪仙·落梅》。在宋代咏梅词人的笔下,对梅花形象的本质特征有了全面的认识,在整个梅花审美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2. 审美结构

宋代咏梅词中时间的变化与词人心理的起伏相互交织,如周邦彦的《花犯·梅花》:“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燕喜。(转第348页)

互交流,便因此而黯然失色,销声匿迹。它所宣称的个性并没有得到发展;相反,整个个人主义理想误入歧途,去迎合金钱文化的一举一动。它已经成为不平等与压迫的源泉与辩护。<sup>[10][40]</sup>道尔和弗罗伦斯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虽然道尔也在爱德华的激情感动下有所触动,但他毕竟是一个工业精神的异化畸形产物,他愚蠢、麻木。

理性精神压抑着人们的激情,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压抑就会有反抗。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应运而生。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主体论就是对抑制人类本性的工业精神的宣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人的意识行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层,性是人的基本能力,追求激情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张扬;尼采甚至直言不讳的宣告:“上帝死了!”要求重估一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思想在人们的心灵中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难怪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吴吉妮亚·伍尔夫这样感慨:“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sup>[11][25]</sup>

爱德华是福特塑造的一个贵族绅士的典型。他在激情与道德的抉择中成为了传统道德的牺牲品。他的矛盾心理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普遍情感结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sup>[12] 序言</sup>金钱、道德是一种两难的抉择。“它是一部反映英国历史状况的史书,它探索了现代社会秩序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sup>[13][4]</sup>

#### 四

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阐释发现,福特对工业精神语境

下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导致人性异化的工业文明表示反叛。他的小说捕捉了传统与现代思想冲击之下人们矛盾的情感结构。他对道德与激情的探索对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好兵》体现了福特反工业精神、解构传统理性道德的伦理思想。□

#### 参考文献:

[1] Frank Macshane. Ford Madox Ford, The Critical Heritage[C]. Padstow, Cornwall; TJ Press 1972. 194, 263, 47.  
 [2] Bernard Bergonzi. The Turn of A Century[C].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3] John Ro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834.  
 [4] Ford Madox Ford. The Good Soldier; A Tale of Passion[Z].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lfred A. Knopf, Inc. and Random House, Inc. 1927. 序言.  
 [5] 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90, 88—89, 188.  
 [6] 福特·麦多克思·福特. 好兵——一个激情的故事[Z]. 张燕燕,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7]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21.  
 [8] 杨慧,杨慧林. 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J]. 兰州学刊, 2006(1): 20—22.  
 [9] 钱乘旦,陈晓津. 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308.  
 [10]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440.  
 [11] 盛宁. 关于伍尔夫的“1910年12月”[J]. 外国文学评论 2003(3): 25—33.  
 [12] 王正平. 伦理学与现时代[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4(序言).  
 [13] R. W. Lid. Ford Madox Ford——The Essence of His Art[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s. 1964. 4.

(接第340页)

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翠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起笔“粉墙低,梅花照眼”两句是作者看到的眼前情景,总领全篇,以下对昔日的回忆、对来日的想象,都由此景生发。“依然旧风味”看到的是眼前的梅花,想到的是“旧风味”。“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两句,纯从空际落想。下片领以“今年”二字,与上片后四句开头的“去年”二字相对应。上句写梅,但所写的是眼前还不存在的事物,是由眼前飞坠的花瓣驰思于青绿脆圆的梅子;下句写人,但所写的是将出现另一时空之内的人,人已远离而正在江上的扁舟之中,就这样,词人在花开之时,对花之地,把词思在时间上跳到梅子已熟时,在空间上跳到空江烟浪里,再从彼时、彼地又跳回花开时、花开地。再如姜夔的《暗香》,梅花在词中已成了作者个人情素的象征性延伸,词的写法上虚多实少,词人的神思总是飞越了时空,落笔即是“旧时月色”,首句就定下了梦幻般的基调,梅花在词中代表着辉煌的往事,在起伏回环的叙写中,融入身世感喟、时代悲凉。因为宋代咏梅词承载着词人丰富的情感内涵,“在空间中布置人的情思活动,合乎人们洞悉人心的习惯;“景中人的空间感与节序心态下的时间感,既是定位孤独感的坐标,也是艺术表达愁绪的情思结构”,<sup>[9]</sup>所以宋代咏梅词的这种审美结构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范式,促进了词作空间性意象的构建。

#### 3 审美情感

宋代以前的咏梅作品多是作者站在梅花旁边做客观地描绘摹写,而宋代咏梅词的作者已经缩短了这种创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深入到花的里面,用心去体会,因此大多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抒情性质,词人的情感往往会在吟咏梅花的过程中流露出来。

路成文先生说:“情(即作者的情感、意绪、意念)在很多咏物词中取代‘物’而成为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的主体性,咏物词因此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抒情性的创作类型。”<sup>[6]</sup>“梅”已不是词人表现的主要对象,在文本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是词人都积于心的深沉感慨,在这里“一切景语皆情语”,与梅花融合为一,就像陈师道在《卜算子》中所言“若使梅花知我时,料得花须瘦”。如李清照的《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词的上片写词人早起见梅时的特殊情怀,作者与梅花的生命、情感几乎融合在一起了,“我”化身于梅中去感受梅“心”,“我”的愁绪也浓浓地融入梅花。下片则从咏梅中跳出来,纯乎言情,“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这使得咏梅词成了她凄苦境遇和悲凉情怀的真实写照。再如陆游《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辛弃疾《江神子·赋梅,寄余叔良》等。可以说,宋代咏梅词的情感内涵深厚浓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模式。□

#### 参考文献:

[1] 王兆鹏. 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J]. 文学遗产, 1989(5): 20.  
 [2] 叶嘉莹. 唐宋诗词名家论稿[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118.  
 [3] [4] [6] 路成文. 宋代咏物词史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97, 57, 177.  
 [5] 杨柏岭. 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M]. 南京:黄山书社, 2007. 148, 150.  
 [7] 唐圭璋. 全宋词(文中所有的词均引用)[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8] [清]朱彝尊. 词综[M]. 汪森编,孟斐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9] 程杰. 梅文化论丛[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0] 史仲文. 两宋词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 李锦煜. 梅格即人格,契合两无间——谈苏轼的咏梅词[J]. 甘肃高师学报, 2004(3).  
 [12] 王惠梅. 从朱敦儒的咏梅词看其思想历程[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